

科学家探寻神秘场（上）

2010-1-22



李嗣涔校长

彼岸取经

一九九五年我向台大申报轮休，一方面松弛身心，储备再投入的能量，一方面也利用这个机会想在特异功能的研究方面找到一个突破点。

到了秋天，九月的时候，我趁着休假陪侍家母到大陆探访亲友，在北京大约有一个星期的逗留。当时大陆最有名的特异功能人是张宝胜，我很想有机会去拜访他，但是非亲非故又没门路，似乎不太可能。谁知道事有凑巧，在我出发前不久，有一次朋友请吃饭，座中正好有位大陆来的李先生，也是特异功能人士，不过特长不同。我冒昧的请教李先生，有什么方法可以找到张宝胜？李先生很热心的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是张先生在北京507所的电话。

于是我准备了几份自己的气功和特异功能研究的论文，预备到北京毛遂自荐去见张先生。到北京之后先陪家母探亲会友，走访名胜，忙了几天，好不容易有一个空档，辗转联络上了张先生的秘书朱敏先生，当即带了论文和名片去拜访他。朱秘书婉转表示见张先生有所不便。我当然有点失望，不过还是把资料给他，请教一些问题。大概我的名片和论文令他相信我是诚意的研究人员，不是瞎起哄的，所以考虑了一下告诉我：“这样吧！我给您介绍一位比张宝胜还厉害的功能人，不过这会儿找得到找不到，就说不准了。”他当即打了一通电话，向对方介绍我来自台湾……等等，约好当天下午我就过去。“运气不坏！”他说：“今天沈教授和功能人都在。平时找他们不容易。”我衷心感谢他，素不相识，他大可不理我的，却这么热心的帮忙。一方面心中也感到狐疑，在台湾只听说张宝胜功能高强，怎么又有一个比他更厉害的呢？



孙储琳

人体科学研究的远景

当天下午我依约找到了地质大学，见到从事人体科学研究的沈今川教授和“比张宝胜还厉害”的人物孙储琳女士。原来地质大学人员在文革时下了武汉，沈教授就在武汉开始和孙女士的合作研究。

我们彼此交换意见之后，沈教授把他们以往做过的实验成果和录影带给我看。其中每一项实验都叫我目瞪口呆，有突破空间障碍、意识生物工程（让种子发芽长根之类）……等，简直匪夷所思。当时我自己在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只有初步的心电感应和手指识字而已，没想到特异功能可以有这么复杂而惊人的作用，更没想到会有一个人同时具备这么多样化的功能。张宝胜的秘书所言不虚，孙女士确实了不起。

原来孙女士小时候就有透视力，偶尔会看到奶奶家藏在地下的坛子；上课的时候会看到隔壁班老师上课的情形。不过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特异功能并没有进展，直到一九七九年唐雨热潮的时候，孙女士经过试验，发现自己也具备耳朵识字和透视人体的功能。于是同济医科大学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医院都邀请她担任保健医师，用特异功能透视病人身体。后来又回地质学院图书馆工作，直到一九八七年，地质大学批准成立人体科学研究所，由沈今川教授领导，孙女士也被调到研究所。孙女士为了恢复并加强自己的能力以配合研究，每天练功数小时，很快的恢复了原有的功力，并且不断的自我训练，开发新功能。有时候也观摩别人的表演，自己琢磨苦练，终于掌握了六十项功能，每一项功能都挑战着现有的物理和生物知识。

这次会面使我对人个特异功能的认知跨前一大步，明确的知道各种特殊能力是可以自行训练开发的，而且即使是特异能力也不能违背自然法则。例如孙女士在做种子发芽的实验过程中，发现要催豆类发芽比较容易，可是催发小麦种子却不成功，实验多次小麦都没反应。后来请教农业专家，才知道小麦要先长根后出芽，孙女士于是先请小麦种子“长根、长根”，然后再发芽，果然就成功了。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只靠特异功能则威力有限，要配合知识才能发挥如虎添翼的功效。

离开地质大学的时候，我心情激动，几乎在马路上奔跑欢呼起来。因为我看到了人体科学研究这一片辽阔的远景，有多少物理、医学、生物、演化……的课题等着被突破！人家说见猎心喜，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也是这样，发现了新的研究课题，又高兴又心急，更难以相信自己的运气！由于张宝胜先生的秘书朱敏先生热心介绍，我又碰巧在今天找上门，而得以和大陆的研究人员认识，创造日后合作研究的机会，有高功能人士的协助，相信可以进行很多突破性的实验。

吾道不孤

我们常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正可以比喻个人和大陆人体科学界的关系发展。认识了地质大学的沈教授和孙女士之后不久，山西大原的隗寿彰医师也和我取得联系，由于台大医院复健科的蓝青医师也和隗医师熟识，所以我和隗医师虽未谋面，却很快熟稔起来。隗医师热情而富使命感，虽然客观条件不佳，仍然对气功研究执着投入。也由于他的热情邀请，我才能够在一九九六年四月参加中国人体

科学研究院于北京近郊潭柘寺举行的“特异现象物理研讨会”。本来这是人体科学研究院的内部会议，主要是为日后研究路线定调，却大方的容纳我这个“外人”参加，由于大陆从事人体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几乎全员到齐，我因此有幸认识天南地北的朋友，有远自云南、内蒙古、辽宁……等地来的，北京、上海更不用说了，看到这么多人坚持投入人体科学研究，深深感觉“吾道不孤”的喜悦，也警惕到自己要更加努力，不能让台湾科学界在钱学森所说“可能导致一场比二十世纪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中缺席。

意念钻洞

地质大学人体科学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孙储琳女士也参与了这次盛会，并且在会中做了三项实验。第一项是隔空遥感，我们任选一张测试手指识字的纸条，她可以在十五公尺远的地方“看”到纸条的内容。当时我心头一震，随即想到所谓“手指识字”，其实可能不是“手指”在看，手指只是一个媒介，一旦能力被诱发，则不用手指触摸也一样。所以后来回台训练小朋友手指识字成功之后，便逐步增加难度，把纸条放进盒子里，果然在反复练习以后获得成功。虽然知道与触摸无关，但是真正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至今仍然无定论。

第二项实验是意念打洞，我提供一枚台湾的十元硬币，孙女士握在手中以意念操作，不到十分钟就在硬币上打了一个小洞，几乎把硬币打穿。我带回台湾之后，在实验室测量出小孔的直径为1.1毫米。于是找来一毫米的细钻头，尝试在另一个硬币上打洞，没想到榔头一敲，钻头却折断了，只有尖端卡在硬币上，根据孙女士的叙述，她用意念在硬币上打洞的过程如下：

首先要放空入静，感觉好像在另一个时空的状态，这时候前面会出现一个荧幕，荧幕上有一个握着硬币的拳头，接着拳头消失，出现硬币。起初影像并不稳定，等它慢慢清晰以后，集中意念打孔。打孔的意念集中到某个程度，屏幕上便出现一根透明的，像水晶般的六棱棒，感觉它好像非常坚硬。打孔的意念坚持增强，六棱棒的一端突然弹出一支圆尖，以脉冲方式“通”一声在硬币上打出一个洞来。打洞的时候，脑部会感到一阵撞击，好像屏幕快被震碎了。这时候打开手掌，硬币上已经打了个洞。

另外一项实验是以念力催发小麦种子。这项实验花了两小时又十分钟，有摄影机全程拍摄。实施的时候孙女士以意念和小麦沟通，有时候用手掌对着小麦种子，好像在对它发功的样子，有时候用手指触摸种子，就这样反复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总共让小麦种子长芽3公分，长根1.5公分。在正常情况下小麦种子大约要一星期才能长到相同的程度。

这次大会前后共五天，由于大家吃、住都在潭柘寺，所以除了正式开会和实验之外，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广泛的交流和讨论。我也因此知道大陆推动“扁鹊工程”的状况。期间也讨论到穿壁现象，并尝试以物理理论来诠释这种现象。北京首都师大物理系教授耿天明认为穿壁（如药片穿出药瓶）是宏观量子穿隧效应。另一位物理学家刘易成教授——他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轨道的计算者——则倾向采取多态空间的解释。也就是说又一个第四度空间和我们的三度空间相通，功能人把药片提升进入第四度空间，移出瓶外再放回三度空间。我自己也有一个可能的假说，是药片或药瓶形成了宏观的量子波。做此假说的原因是虽然有许多成功的药片或晶体穿透玻璃瓶壁的实验，甚至可以把活的榆树金花虫穿壁而出，仍然存活数天，但是这些成功的实验有一个共同条件，就是容器必须有缝、小孔、或是有盖子。完全密合无缝的容器中目标物无法移出。这种现象很像超流体氦的爬壁现象，是氦形成宏观量子能阶及波色——爱因斯坦凝态后的现象。如果我们能把固体质量中心的热扰动速度下降到一定的程度，整个物体便可化为物质波动，穿透孔隙移出瓶外。但是一旦孔隙封闭，量子波无法穿透瓶子本身晶格内原子间的空隙，因此无法“突破空间障碍”。这也解释了到目前为止虽然可以拍摄到药片或胶卷穿瓶而出的过程，却无法使实验结果停留在互相嵌合的状态。

以上各种解释或假设，都有待更精密的实验来证明，目前仍无定论。

五天之中，另有一件令我深感讶异的事情，就是在茶余饭后参访潭柘寺时，眼见受共产主义唯物论“熏陶”了数十年的大陆人士虔诚跪拜。潭柘寺的知名度或许不如雍和宫、碧云寺，但是北京有句谚语：“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可见历史之悠久。潭柘寺建于晋代，最初名为嘉福寺，唐代称龙泉寺，金代更名万寿寺，明清两代又数次更名，但不管官方名称如何更改，大家只叫它潭柘寺，因为山上有龙潭和拓树。潭柘寺建筑依地形成阶梯状，周围古木环绕，寺里有高2.9米的鸱吻、千手千眼佛、石鱼，和最著名的妙严公主“拜砖”。妙严公主为元太祖忽必烈的女儿，因见父亲杀戮太甚而出家，在潭柘寺虔诚拜佛为父亲消业，天长日久竟然在拜砖上跪出深陷的印痕来。这一块有着妙严公主膝痕的地砖目前被珍藏供奉于潭柘寺后殿。供人瞻仰。当时看见这块拜砖，我内心有一阵微妙的激动，遥想数百年前一位妙龄公主舍弃荣华在此拜佛赎罪，需要多大的决心，多大的坚持，日夜晨昏多少次的屈膝，才能把拜砖跪出凹痕？且不说别的，这位公主的毅力就令人折服。真不愧为忽必烈的女儿！其实我从小没有宗教信仰，但宗教的情怀总叫我感动。

此次大会让我见到了慕名已久的诸位先驱，他们的大名和论文常常出现在《人体科学季刊》上，是人体科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在山林古寺之间谈论特异功能，加上孙女士的实际操作，真令人以为是古代隐士仙人再世。

回到台湾之后，我便提出申请邀沈教授和孙女士来台，台湾方面的手续都办妥了，到了八月份才获知大陆国务院人体科学小组不批准，大失所望，也因此使得我们合作的实验延迟了一年才正式展开。

一九九七年八月底我趁学校开学之前到北京做了一周的实验。而为了实验所需，我带着各式各样的仪器，塞满特大号的皮箱之外，身上还背背挂挂，在机场的时候，航空公司的人员就皱着眉头：“这行李太重了！下不为例。”放在飞机上都嫌重，可知我扛的辛苦？由于沈教授告知四月份访问马来西亚的时候，孙女士曾经在十二分钟内使一粒市售的香酥花生返生，并长出了十公分，成为有两片叶子的花生树。因此我也准备了花生和豌豆，以进行种子发芽的实验。另外还设计了测量意念打洞时压力大小的实验，以及在小尺寸金属箔上刻痕或打洞的意识微雕实验。这些实验从九七年八月开始持续至今，我也每年大约两次专程到北京，进行不同方式的实验，希望能逐步了解各种功能的运作内涵。

（待续）

李嗣涔：台大电机系毕业，美国史丹福大学电机工程博士。专长为半导体光电元件。曾任台大电机工程系主任、国防部参事，现为台湾大学校长。1988年参与气功科学研究，改变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生命的看法，转而追求身心灵的圆融。92年研究兴趣转向人体特异功能。目前与北京中国地质大学人体科学研究所合作从事意识微雕、意识生物工程研究，并有许多重要发现。

郑美玲：台大外文系毕业，英国里兹大学戏剧与剧场艺术硕士。1977年与李嗣涔在美共结连理。曾任中学英文教师，世新专校讲师，译有童书《难忘的奇异世界》。近年致力于藏文学习与佛学文稿译写。

（本文摘自《难以置信——科学家探寻神秘信息场》一书，台湾）